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五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二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四

服飾部五　裘　衫　襜褕　褐　襦　裳

裘一

原說文曰裘皮衣也　增瑞應圖曰王者奉五行教民種植以事則渠搜國來獻裘王者德茂不恥惡衣服則四夷乘白鹿來獻白裘　毛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羔裘豹飾孔武有力　又曰君子至止錦衣狐裘　又

白羔裘逍遥狐裘以朝羔裘翱翔狐裘在堂　又曰彼都人士狐裘黄黄　原禮記曰良冶之子必學為裘　又曰裘之裼也見美也裘之襲也充美也　又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注云衛尊者宜武猛君子狐青裘豹褎玄綃衣以裼之鄭注云君子大夫士也玄與青相宜麛裘青犴褎絞衣以裼之犴胡犬絞蒼黄之色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黄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犬羊之裘不裼不文飾也　又月令曰孟冬之月天子始裘　周

官曰司裘爲大裘以供王祀天之服大裘羔裘也祀天以示質仲秋獻良裘乃行羽物鄭注黼裘也良善也天子所服仲秋鳥獸毛毨王乃以羽物賜羣吏季秋獻功裘以待班賜功人功微麤謂狐青麛裘之屬卿大夫所服季秋鳩化爲鷹故於此時爲賜　五經要義曰諸侯黼裘以搢田雜羔裘爲黼文也　又曰古者著裘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朝會之時袒其朝服見裘裹覆衣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之辭所以示美呈好而爲飾加以朝服謂之襲袒謂之裼大裘不覆反本取其質也　增左傳曰狐裘蒙茸

一國三公吾誰適從　原白虎通曰裘所以佐女工助温也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禽獸衆多獨以狐羔取其輕煖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增漢書賈誼上疏曰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遺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亂　淮南子曰夫夏日之不披裘者非愛之也暖有餘於身也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上堂則蓑不御此代爲貴者白狐之裘天子之披也而在朝堂然爲狐計者不若走於澤披羊裘而賃固其

事也狐裘而負籠甚可怪也哉　原晉令曰山鹿白狗
遊毛狐白貂領黃貂斑白麗子渠搜裘皆禁物　墨子
曰江河之水非一水之源千鎰之裘非一狐之白　增
抱朴子曰狐白不可以當暑　原說苑曰千金之裘非
一狐之皮也廊廟之榱非一木之枝也先王之法非一
士之知也　增文子曰裘足以禦寒蓋形　潛夫論曰
挾夫私計以論公政猶與狐議裘無時可得也　符子
曰爲千金之裘而與狐謀之其皮不可得也　崔寔四

民月令曰蠹蟲竝興以灰藏氊裘　桓譚新論曰振裘持領萬毛皆整　楊寡見曰大寒而後索裘不亦晚乎

柳宗元文曰冰雪之交衆裘我絺

裘二

增田休子曰少昊氏都於曲阜鞬鞮毛人獻其羽裘

韓子曰堯之王天下也冬則麛裘夏則葛絺　原帝王世紀曰禹治水畢天錫玄龜渠搜國服禹之德來獻珍裘　左傳曰齊人以郲寄衛侯右宰穀從而逃歸衛人

將殺之辭曰余不恱初矣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杜注曰言一身盡善唯少有惡喻已雖從出其罪不多 增又曰昭公賜公衍羔裘使獻龍輔於齊侯遂入羔裘齊侯喜與之陽穀 原又曰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登犁彌從之齊侯賞犁彌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晳幘而衣貍製公使視東郭書乃夫子也 增墨子曰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牂裘 韓子曰孫叔敖相楚衣羖羊裘 說苑曰晉平公使叔向聘吳吳人飾舟以送左右各五百人

有繡衣而貂裘者　又曰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平公不去平公謂師曠曰吾聞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去是鳳鳥也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文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君不衣狐裘以朝乎平公曰然　原又曰趙簡子乘敝車瘦馬衣羖羊裘其宰曰車新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裘則温且輕君宜改之簡子曰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　晏子曰景公時雨雪三日公

披狐白裘曰怪哉雨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者發粟以與飢者　增又曰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爲敎　又曰晏子至晉有弊冠反裘負芻者晏子曰子何者對曰我越石父也不免凍餒爲人僕三年晏子觧左驂贖之　說苑曰林既衣韋衣而朝齊景公曰此君子服耶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

衣狗裘者當狗號衣羊裘者當羊鳴令君衣狐意得無變乎　呂氏春秋曰孔子始用於魯魯人歌之曰麛裘而鞞投之無戾鞞而麛裘投之無郵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民之遺者民莫之舉　新序曰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侯曰爾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芻者厚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之乎　原戰國

策曰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黒貂之裘敝　增春秋後語曰淳于髡見鄒忌曰狐裘雖敝不可補以黄犬之皮忌曰諾謹受教請擇君子無雜小人其間　原戰國策曰齊襄王立田單相之過𦂳有老人涉淄而寒出而不行坐沙中田單見其寒解裘而衣之　十洲記曰漢武帝天漢三年西國王獻吉光毛裘裘色黄蓋神馬之類入水經日不濡入火不焦帝厚謝使者　增西京雜記曰漢成帝好蹴踘羣臣以勞體非至尊所宜帝

曰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棊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原東觀漢記曰東平王蒼來朝章帝以王觸寒涉道賜王乘輿貂裘　增又曰祭肜爲遼東太守鮮卑奉馬一匹貂裘二領　後漢書曰嚴光世祖時遊學及世祖即位乃變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曰有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令齋玄纁聘之三聘而後至　又曰馬援歎曰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不能守錢虜耳乃盡散以

班昆弟故舊身服羊裘皮袴　又曰劉虞為幽州刺史常著𧞣裘　原魏氏春秋曰高柔為刺姦令史處法平允夙夜匪懈至擁膝抱文書而寢太祖常夜微出觀察諸史見而哀之徐解裘覆柔而去自是而辟焉　增會稽典略曰魏朗字少英為郡功曹佐正旦掾吏顧龕被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龕不敬敕卒撤去龕恚而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撤裘以聞府君喜朗遂退龕以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原晉咸寧起居注曰大醫司馬

程據上雉頭裘一領詔曰據此裘非常衣服消費功用其於殿前燒之勅外内有造異服者罪之　增晉書曰羊祜在軍中常輕裘緩帶身不披甲　又曰趙王倫字子彛初封瑯琊郡王坐使散騎將劉緝買工所將盜御裘廷尉杜友正緝棄市倫當與緝同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禮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裘非常蔽不語吏與緝同罪　王隱晉書曰步熊字叔羆好學兼術數趙

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己裘南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門走得脫　又曰桓玄殺羅企生先是玄以羔裘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裘　又曰王敦參軍摯瞻見敦以故壞裘賜老外部都督曰此裘雖故不可與小吏敦曰何故瞻曰上服賜下貂蟬亦可賜下乎　齊書曰文帝製孔雀毛裘　又曰文惠太子性奢侈製珍玩之物織孔雀毛為裘光采金翠過於雉頭遠矣　後

魏書曰裴佗暑不張蓋寒不衣裘　北齊書曰唐邕字道和少明敏有治世才斛律金啟太后曰唐邕強幹一人當千顯祖乃解所服青鼠皮裘賜之云意在與卿共敝　集異記曰則天賜張昌宗集翠裘后令狄仁傑與賭此裘狄因指所衣紫拖袍曰臣以此敵后曰爲不若矣狄曰此大臣朝見奏對之服也昌宗累局皆北公褫裘拜恩而出　唐李程傳曰玄宗著令十月始裘　唐書曰武攸緒凡王公所遺鹿裘俱不服塵皆滿積　本

傳曰張志和常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及成衣之雖暑不解　傳記曰李巖爲參軍時製一裘服之終身

文獻通考曰宋高宗紹興十三年禮部侍郎王賞言按周禮王祀昊天上帝服大裘而冕元豐中何洵直議以黑繒作大裘如衮惟領袖用羔議者謂純用羔恐太重難服今請如洵直議從之

裘三

原狐腋　雉頭王褒四子論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　下詳裘二　黑貂　青

鳳　戰國策曰蘇秦説李兌兌送秦黒貂之裘黄金百鎰拾遺記曰周昭王綴青鳳毛爲二裘一名燠質一名暄肌常以禦寒至厲王流於彘彘人得而奇之分裂此裘遍於彘土罪入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值萬金也

素錦　紫綈　禮記鄭玄注曰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可使裼也　西京雜記曰慶安年十五爲成帝侍郎善鼓琴趙后悅之白上得出入御内絶見愛幸常著紫綈裘與后同居

鷫鷞　豹襜　劉義慶世説曰謝萬與安詣簡文著白綸巾鷫鷞裘履板而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管子曰武王爲侈靡令曰豹襜豹裘方得入廟故豹皮百金功臣之家享千鍾而未得一豹皮

鷫鷞　狐貉　西京雜記曰司馬相如與卓文君還成都居貧愁懣以所服鷫鷞裘就市鬻酒與文君爲歡　李白詩曰謝尚自能鴝鵒舞相如免脱鷫鷞裘又詩曰鷫鷞裘貰酒　論語曰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

狐裘褻裘長短右袂狐貉之厚以居

青豻

玄狐 上詳裘二 黃帝出軍決曰黃帝伐蚩尤未克西王母遣人被玄狐之裘以符授之 又西域高昌國唐太宗即位獻玄狐裘

三英千鎰 郭璞毛詩拾遺曰羔裘晏兮三英粲兮毛詩注曰三英三德也英謂古者以素絲英飾裘即上素絲五紽也 下詳裘一

玄華翠雲 上見裘五謝莊表曰主人之女翳承日之華披翠 宋玉風賦雲之裘 又李嶠早歌曰身披翠雲裘袖拂紫煙去

狐青狖白 上詳裘一 魏志曰夫餘國人如狐狸狖白黑貉之裘也

增釣澤獵苑 上詳裘二 杜陽編曰唐敬宗寶歷中南粵國進浮光裘即紫海水染色也以五采織成龍鳳綴五色真珠上衣之以獵北苑爲朝日所照光彩動搖一日從禽忽值暴雨而裘略無沾潤上異之

裘四

原粹白 呂氏春秋曰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諸衆白

溫輕 詳上裘二

擇羝 尹子曰皐陶擇羝裘以御之

襲貉 聖主得賢臣頌曰服絺綌之涼者不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悽愴

錦裘 魏武與楊彪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三領

罽裘 傅子曰房陵都尉戰有功太祖賜罽裘豹裀

鼲裘 吳書曰陸遜破曹休吳主集羣僚大會酒命遜對舞鮮所著鼲子裘賜遜按鼲音渾鼠名皮可為裘

鹿裘 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以朝公曰夫子之家若此而貧也晏子曰王孫子云兗之為君冬則鹿裘夏則絺葛云云

反衣 漢楊興謂史高曰將軍所舉不過門下賓客富貴而烈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

不弔 論語曰羔裘玄冠不以弔

重裘 王昶家誡曰救寒莫如重裘止謗莫如自修

輕裘 論語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

增

麤裘 唐六帖曰鄭注常衣麤裘

袒裘 左傳曰衛侯為虎幄於藉圃渾良夫乘衷甸兩牡紫衣狐裘至袒裘不釋劒而食太子使牽以退數之以三罪而殺之

氈裘 蘇軾詩曰提戈入市畏氊裘 又詳裘二

環裘 唐李百藥文曰薦環裘而委贄

五色 李白詩曰粉圖珍裘五雲色煜如晴天散彩虹

百結 明錄曰董威得殘碎繒帛結以為衣號百結裘 詩曰敝裘何曾聯百結

青毛裘 披青毛錦上元夫人服

紫茸 黃庭堅詩曰可堪更著紫茸裘

青兕 唐詩曰羌兒青兕裘

紫貉 豹袖紫貉裘豪俠之服也

木棉裘 蘇試詩曰江東賈客木棉裘

日本裘 李白詩曰身著日本裘昂藏出風塵

原綴孔翠 傅玄樂府曰輕裘綴

孔翠明珂曜珊瑚

致白罽 魏文帝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白罽子裘一領

有千金 秦青子曰有千金之裘而無千金之布

非一狐 杜篤衆瑞賦曰夫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白雅頌之聲非一家之作也

公子狐狸 詩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為公子裘

舟人熊羆 又曰舟人之子熊羆是裘注言富也

日出有曜 又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刺檜君好潔其衣服也

天下無雙 史記曰秦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說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取所獻狐白裘以獻幸姬遂得歸

裘不及蓑 劉子曰今處繡户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及蓑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

扇不清涼趙書曰汲桑盛暑重裘因使人扇之扇者悉罷桑恚不得清涼斬扇者　狐白坐堂詳裘二　鶴氅乘輿世說曰孟昶未達時家在京嘗見王恭服鶴氅裘而乘輿於時微雪昶於籬間窺之歎曰此真神仙人也　渠搜獻裘詳上裘二　鮮卑為裘漢書曰鮮卑國以豹貂鼲子皮毛為裘按鼲音留食竹根鼠　鮮裘覆體詳裘二　致裘達情劉越石箋曰致裘一領亦達其情耳　增臧紇狐裘左傳曰臧孫紇救鄫侵邾敗于狐駘國人頌之曰臧之狐狐裘敗我于狐駘　桃椎鹿裘唐六典曰朱桃椎鹿裘索帶人莫能測其所為　原底春被裘列子曰林類年且百歲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竝歌竝進注云底當也　五月披裘吳越春秋曰延陵季子見路有遺金謂薪者請取之對曰五月披裘負薪豈取遺金

增曾子襲裘　子游裼裘　禮記檀弓曰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裼裘而弔主人既小歛袒括髪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夫夫是也

原冬日寬裘　韓子

冬日黑裘　又曰孫叔敖冬日黑裘夏日葛衣

遺而不受　孔叢子曰子思居衛縕袍無表田子方遺其狐白之裘子思曰吾聞遺人食物不義者受之如棄物于溝壑中吾雖無德不敢以身為溝壑遂不受

讒乃獻之　蔡昭侯朝楚持美裘二其一獻之昭王而自衣其一楚相子常讒之蔡侯留楚三年乃獻其裘子常遂歸蔡侯

士不狐白　禮記曰士不衣狐白

童不裘裳　童子不衣裘裳為太溫也

晏子三十年　一狐裘三十年晏子焉知禮言太儉也

毛民七千里　外國圖曰毛民國出名裘去朔方七千里

奢而不度翠被可鑒

於楚王　儉則失儀狐裘見非于齊相

裘五

增詩宋王禹偁黒裘詩曰野蠶自成繭繰客爲山紬此物産何許萊夷負海州一端重數斤裁染爲褻裘守黒異華侈崇儉非輕柔燻香則無取風雪冒何憂朝可奉冠帶夜以爲衾裯晏嬰三十載庶幾跡相侔季子歎貂敝吾服已爲優不取狐貉者亦當師仲由況我屢遷謫行採賡歌謳映髪垂鷺頂植杖昂鳩頭袖寬可以舞老

農即爲儔不曳銀臺門任爾爭封侯　元楊載敗裘詩曰寂寞牛衣子能無敝緼袍塵埃須浣濯蟣蝨費爬搔意味存雞肋寒涼視馬毛千金既銷鑠猶聽朔風號

增賦唐獨孤授西域獻吉光裘賦曰邈矣外區實生珍異彼靈獸之則獲製良裘之斯至聖王之所未覩獻令之所莫備叶朝宗則來自金方應中國而色當土位意者以烈風之靡興溟海之清澄德動天而遐方內向氣入翼而貢獻足徵方啟襲以進御如執輕之不勝颯然

舜風翠雲之光可奪籠夫堯日青鳳之煥徒稱故其背崑崙踰弱水重九譯越萬里豈殊俗之所貴信希代之爲美直千金者更輕稱狐白者非擬雖況以天治無易瞙其之性燎以京薪獨異焚如之理斯乃動聽驚視孰知其然者矣夫物有難測必思之而不厭事有詭常亦推之而可驗何異績鼠毛以爲布引龍鬚以成絲澣於火而自若弦於弓而有之況能禦寒涼以効用衣裼襲以呈姿司服以登備皇儀而飾朝禮至尊爰御光紫極

而耀丹墀遂使越人捧翟以求退王母收環而請辭羣公乃拜首而稱曰休哉聖君之緝熙且天地不愛其寶豈戎夷敢愛其私乎將念委裘之有實防侈服之生禍表微於君子小人酌義於夏山殷火俾萬物之咸格其德風之在我於是天子曰俞彼則獻其琛曷若獻其可

陶翰狐白裘賦曰邈哉瑞獸生乎青丘資挾温以流潤得頤素而成裘故鎮毫錯毳匪剛斯柔象羣揸以濟美較千年而取優配華玩於車服曜珍奇於貴游殷祀

典以崇貴飾禮容而克修暨夫秋沉金氣冬舉玄律進
卿相之門登王侯之室寒祛温薦恩纒好客任藏用以
卷舒委涼暄以昇黜將縚衣以遮御與紈扇而更出苟
人事之宜然諒廢興之若一嘉其全真定色育精含黴
千金振價衆服騰輝朝臨皓雪且狀乎寒披鶴氅曉安
朱架又象乎高懸玉衣雖質文之可別蓋貴賤而同歸
故崇侈者取貴而尚戒奢者含貞以非矧乎從損而益
工兼素腋德之攸親豈惟物新晏嬰相齊以推辮孟嘗

獻秦而獲珍貞休利乎蓄泱悔惓生乎妄人儻玆道之無替庶遺芳於後塵　雍陶千金裘賦曰良冶之子兮不墜舊規製珍裘兮巧意無遺非一狐之成此直千金而在玆蓋以表盛服之麗者舉高價而美之儻以負匈如當市骨之日如將貰酒偏宜買笑之時如其選擇亦求粹白資衆毛取羣腋極貍製之狀殊豹飾之跡俾裼襲之有加欲曳婁而無斁紉針既就振領提裳乍掩孔雀全欺鸕鷀有斯而死不於市衣此而坐不垂堂何必

獻武帝之時人來西域受平公之處烏下東方宜乎在笥見珍滿篋非貴將示美以爰御豈救寒而乃衣時彰節用乃三十年而尚存俗競奢妍乃十萬軍之所費觀其皓練漸潔輕埃莫需巾幣之酬猶少外飾之態俄添日影遙臨寧識驌驦之易雪華傍射自宜狐貉之兼爾乃取而諷論其衆亦猶多士補于袞職羣材構于時棟豈比夫告弊於黒貂誇煥於青鳳然則乖惡衣之義生侈服之心既傷三徳之數徒稱千鎰之金所以披鶴氅

于王公獨標耿潔焚雉頭於晉帝用戒奢淫況乎衣褐可以備卒歲挾纊足以禦寒夜何勞寶劒侔貲豈要驪珠同價委此蒙茸之資被乎勤儉之化使狗盜之人盡息其偷詐

原表宋謝莊謝賜貂裘表曰臣莊言主衣黃達言勅賜臣貂裘凾發袛開玄華有曜靡毫柔毳顯鑑自凝固以綵越綴翬光逾緝燕臣聞嚬笑不妄韓裳勿假續有昭膺楚纊爰建臣歡忭自歌而同委衾之澤勤勞未報而

叨鮮裘之寵空荷榮施徒貢微軀承殊恩必識服以論生銘悦之情妄知所寘臣受假無由恭拜謹遣表

原啟齊王融謝勅賜御裘等啟曰雲衣降受仙裾曲委榮振素里澤駭蓬心昔漢帝鮮裘不獨前寵曹王褫帶復降令恩　又謝竟陵王賜衲裘啟曰降飾自尊垂榮及賤玄玉不純曾波奪采南陸方永北風日壯無衣無褐發念聖衷而挾纊之問每流鮮裘之賜偏委　梁簡文帝謝東宮賜裘啟曰物華雉毦名高燕羽才懸齊相

愧白狐之飾德謝漢蕃均黒貂之賜地卷朔風庭流花雪故以裾生惠氣袖起陽春

衫一

原劉熙釋名曰衫芟也衣無袖端也　揚雄方言曰陳魏宋楚之間謂之襜或謂之單襦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白縠白紗白絹衫並紫結纓　增文獻通考曰梁天監制直閤將軍諸殿主帥朱衣正直絳衫從則裲襠衫　又曰唐初士人以棠苧襴衫爲上服貴女工

之始也一命以黄再命以黑三命以纁四命以緑五命以紫士服短褐庶人以白　唐中書令馬周上議曰禮無服衫之文三代之制有深衣請加襴袖褾襈爲士人上服開骻者名曰缺骻衫庶人服之　唐六典曰益州出高杼衫段　浣花旅地志曰籠桶衫拂袖巾皆蜀人奉親之服　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鸞衫　宋史輿服志曰紫衫本軍校服中興士大夫服之以便戎事紹興二十六年禁毋得以戎服臨民自是紫衫遂廢　又曰

涼衫其制如紫衫亦曰白衫乾道初禮部侍郎王儼奏竊見近日士大夫皆服涼衫甚非美觀而以交際臨民居官純素可憎有似凶服陛下方奉兩宮所宜革之且文武並用本不偏廢朝章之外宜有便衣仍存紫衫未害大體於是禁服白衫除乘馬道塗許服外餘不得服若便服許用紫衫　金史輿服志曰婦人上衣謂之團衫　日下舊聞曰元順帝時宮女奏樂或用唐帽窄衫

衫二

增炙轂子曰燕朝袞冕有白紗中單有明衣皆汗衫之象以行祭接神至漢與項羽交戰汗透中單改名汗衫貴賤通服　原魏文帝列傳曰吳選曹令史劉卓病荒夢見一人以白越單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潔也卓覺果有衫在側汗輒火浣之　增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　宋書曰薛安都與魏戰魏多縱突騎衆軍患之安都怒甚乃脫兜鍪解所帶鎧唯著絳納裲襠衫馬亦去其鞍馳賊陣

猛氣咆哮所向無當其鋒者　又曰渴盆陀國士人剪髮著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縫前　宋起居注曰到溉爲建安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夫貪　齊書曰陽休之除散騎常侍監修起居注頃之坐事左遷文宣郊天百僚咸從休之爲驍騎將軍衣兩襠用手持白棓時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眞服未休之曰我昔爲常

伯首帶蟬冕今處驍遊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卿談笑晏晏然議者服其夷曠　原劉敬叔異苑曰毋丘儉征沃沮使王頎窮其東界父老曰嘗有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人但兩袖頓長三丈　宋書曰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既貴付公主曰後代驕奢不節以此示之　增唐書曰德宗在梁州地熱未給將士春衣上亦御夾服以視朝左右請御衫上曰從我者冬服未易我豈可獨衣衫乎將士聞之莫不流涕　又曰桑道

茂見李晟以一縑易晟衫請題衿膺曰它日爲信後道茂受朱泚僞官出衫衿示晟得原死　六帖曰昭宗既誅宦官第五可範等准國故事量留三十人各賜黄絹衫一領以備宫中指使仍不得輒有養男其左右神策軍諸道監軍竝令停廢　晦菴語録曰隋煬帝數出幸因令百官以戎服從一品紫次朱次青阜後世循襲遂爲朝服我朝渡江乃變爲白涼衫紹興間士人猶是白涼衫至後來軍興又變爲紫衫皆戎服也　又曰壽皇

初間羣臣皆許用紫衫　又曰祖宗時元正冬至皆有大朝會君臣都著法服諸州解頭亦預籍溪胡先生在州解元亦曾預元正朝會著白羅衫　又曰籍溪云士服著白羅衫紹興間韓勉之知某州於信州會樣來製士服正如此某後來看祖宗實錄乃是教大晟樂士人所服方知出處　朝野雜記曰宗自軍興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九年詔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秦檜死魏道弼秉政復舉行之論者以爲擾

士人貧者尤患苦之未幾道弼爲臺諫所攻遂罷數事紫衫其一也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獻之爲學士上言會聚中顏色可憎令陛下上奉兩宫宜服紫衫爲便上從之蓋自渡江以來人情日趨簡便不可復故矣　又曰孝宗之喪趙子直當國始令羣臣服白涼衫皁帶以治事終喪乃止論者以爲是及光宗之喪禮部侍郎陳宗召復請百官以日易月禫除畢服紫衫皁帶以治事從之

衫三

原白紗 絳納 車灌晉脩復山陵故事曰梓宮衣物練單衫五領練複衫五領白紗衫六領白紗縠衫五領 宋起居注曰太始二年御史中丞羊希奏山陰令謝沈親憂未除常著青絳納兩襠衫請免沈前所居官也

增從事 隱士 唐詩曰將軍昔著從事衫謂吴起暫卸戰裘學著從事衫也 梁福廬陵記曰成芳隱麥林山剝苧織布為短襴寬袖之衣著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顏郎色 舍人面 明皇遺事曰顏眞卿問范氏尼曰吾得五品否尼指示紫布食單曰顏郎衫色如此 謝沙戲胡旦飲酒面赤曰舍人面色如衫色

長三丈 重七斤 上詳衫二 僧問趙州萬法歸一一歸何所州云我在青州作一領布衫重七斤

衫四

增碧衫 蘇軾夢詩曰亂點餘花唾碧衫 青衫 白居易詩曰江州司馬青衫濕 皁衫 士大夫家居常服 白衫 趙宋渡江時爲白涼衫 單衫 唐詩曰陽春二三月單衫繡兩襠 唐衫 宋方岳詩曰蹇驢不管唐衫濕 練鵲衫 文獻通考曰宋制駕前殿前指揮使有練鵲纈衫 孔雀衫 宋沈遼龜茲舞詩曰玉顏二女高髻花孔雀羅衫金畫縷 寶相衫 通考曰宋制執儀仗者有寶相花衫 荷葉衫 宋方岳詩曰荷葉衫枯蔽蔌塵 黃衫年少 唐詩曰黃衫年少來宜數富貴家之服也 冬衣葛衫 袁克冬初尚衣葛衫客戲之

衫五

增詩唐白居易故衫詩曰闇淡緋衫稱老身半披半曳出朱門袖中吳郡新詩本襟上杭州舊酒痕殘色過梅看向盡故香因洗嗅猶存曾經爛漫三年著欲棄空箱似少恩

襜褕一

增方言曰襜褕江淮之間謂之褈褣自關而西謂之襜褕以無緣謂之藍縷按襜褕音苫俞謂帷襜以前後也

襜褕二

增漢書曰何竝爲長陵令侍中王林卿通輕俠傾京師至寺拔刀剥其建鼓竝追之卿迫窘乃令奴冠其冠被其襜褕自代乘變服馳去　東觀漢記曰王阜爲益州太守大將軍竇憲貴盛以絳罽襜褕與阜不受　又曰延岑上元還被襜褕宿下邑亭亭長白言睢陽賊衣絳罽襜褕今宿客疑是乃發卒來岑卧不動吏謝去

襜褕三

原入宮　詣闕　漢武安侯田蚡坐襜褕入宮不敬國除　漢書曰元始五年有一男子乘黃犢

車建黃旗衣黃襜褕著黃帽詣北闕自稱衛太子

增服襜裾　曳褕絁金史輿服志曰婦人服襜裙多以黑紫上編繡全枝花周身六襞積司馬相如上林賦曰曳獨繭之褕絁張揖注曰褕襜褕也

美人贈貂　宿容被罽漢張衡四愁詩曰美人贈我貂襜褕何以報之

明月珠下詳襜褕二

襜褕四

原纁襜褕東觀漢記曰王郎反世祖自薊東南馳耿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皆衣纁襜褕絳衣奉迎牙育拜純為前將軍

絳襜褕又云段熲滅羌詔賜錢十萬七尺絳襜褕一具

絳罽襜褕桓譚新論曰余從長安歸道病蒙絮被絳罽襜褕宿於下邑亭中

諸

于襜褕 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諸將皆冠幘而服婦人衣諸于襜褕按諸于大掖衣如婦人之袿

襜褕先生 述征記曰齊之南有一谷谷中有襜褕先生碑平原人也

襜褕有餘 邊讓字文禮孔融薦於武帝曰邊讓爲九州之牧衣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褐一

增說文曰褐短衣也 原詩曰無衣無褐何以卒歲

增老子曰聖人披褐而懷玉 墨子曰人不可衣短褐衣服不美身體從容不足道也 唐六典曰會州出駝褐常州出兔褐洮州出毛褐 文獻通考曰草軨銀褐

飾職掌駕士一百五十六人服色以銀褐　又曰宋仁宗時太平日久士民富樂寖爲浮侈乃下詔禁約令京師士庶不得衣黑褐地白花衣服并藍黃紫地撮暈花樣女子不得衣白褐毛段并黪褐帛

褐二

增左傳曰吳申叔儀乞粮于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縈兮余無所繫之旨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睨之對曰粱則無矣麄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庚癸乎則諾　韓詩

外傳曰東郭先生知宋將亡褰褐而過其朝曰宋將有荆棘之患縈吾褐故褰而避之三年宋果亡　史記曰五羖大夫鄁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自鬻秦客被褐食牛朞年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又曰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求見上虞將軍欲爲易其衣不肯曰臣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遂見上說上西行　後漢黄瓊傳曰拂巾袵褐以企旌車之招矣

又王望本傳曰望遷青州刺史州郡大旱望行部道

見飢者裸行草宿愍然哀之因以便宜出布粟給其廪粮爲作褐衣　又孔融薦禰衡表曰乞令衡以褐衣召見　晉書五柳先生傳曰裋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　又曰皇甫謐字士安上書曰咎繇振褐不仁者逺矣　唐史曰德宗名拜陽城爲諫議大夫遣長安尉齎束帛至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持緋衣衣之

褐三

原毛布　縠皮鄭箋曰褐毛布也　裴淵南海記曰蠻夷俗不蠶取縠樹皮熟搥之爲褐

懷璧　隳履 史記曰藺相如奉璧西入秦視秦王無意償趙城乃使從者衣褐懷璧從徑道亡歸璧于趙　又曰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隳其履圯下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因長跪進之

增孔子惴　北宮刺 曾子謂子襄曰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惴焉　孟子曰北宮黝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

許行衣　王猛被 孟子曰許子衣褐　晉書曰王猛被褐詣桓溫

褐四

增毳褐 嘉話録曰有朝士詣友生見衲衣道人在坐他日曰公好毳褐之夫吾但覺其臭耳友生曰毳褐之臭豈甚銅乳之臭吾視毳褐愈於朱紫遠矣

霄褐 六朝文曰彈雲冕以辭色披霄褐而延佇

樵褐宋林逋詩曰樵褐裋衣披榼膝幽褐唐陳子昂詩曰眷然顧幽褐羽褐即羽衣也仙人所服毛褐披毛褐之森森裋褐始皇紀寒者利裋褐飢者甘糟糠裋童豎所著短褐杜甫詩曰天吳與紫鳳顛倒在短褐衣褐毛穎傳衣褐之徒免也被褐呂氏春秋曰被褐而出衣錦而入藏文於內固不可也又文選曰被褐出閶闔原被褐懷玉家語子路曰有人於此被褐而懷玉何如孔子曰國無道可也國有道則衮冕而執玉被褐懷珠晉阮籍詠懷詩曰被褐懷珠玉裋褐不全漢書貢禹上書曰年老貧窮而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裋褐不全裋音樹短褐無絮古詩曰短褐中無絮帶斷續以繩

增褐衣冠笠符子曰有澤父冠葭蘆之笠納鹿皮履莎裳褐衣披褐懷金漢趙

壹疾邪賦曰勢家多所宜欬唾自成珠披褐懷金玉蘭蕙化爲芻

原拂褐詣宣王

新序曰齊人有婦人極醜無雙號曰無鹽女行年三十無所容入銜嫁不售乃拂拭短褐自詣宣王願備後宮之埽除宣王乃名而見之女歷陳齊之四殆王大感拜爲王后

被褐說張温

後漢書曰張玄字處徹有才畧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温數以禮辟不就建中二年温從車騎將軍欲出征涼州將行玄以田廬被褐帶索說温温不能用

襦一

增說文曰襦短衣也一曰羅衣羅温也奴案反　釋名曰襦煗也言温煖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閉襦之小

者也却向著之領含於項反於背後閉其襟也　西京

雜記曰漢諸陵皆珠襦玉匣形如鎧甲　夢書曰上襦

爲大夫婦人夢之得賢夫也　晉令曰旄頭羽林著長

腰襦　唐六典曰女則半袖裠襦

襦二

增呂氏春秋曰子産治鄭鄧析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

小獄襦袴鄭國大亂子産殺鄧析而民服　吳越春秋

曰句踐與妻入臣吳夫人衣無緣之裳左開之襦巠以

養馬　漢書曰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王前聽詔　原又曰班伯容貌甚麗誦說有法時上方向文學鄭寛中張禹等朝夕入說尚書論語于金華殿中詔伯受焉數年金華之業絶班出與王許子弟爲羣在於綺紈襦袴之中非其好也　又曰廉范爲蜀郡太守舊制禁民夜作范削毀先令百姓爲便歌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襦今五袴　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爲皇后其女弟在昭陽殿遺織成上襦一曰

鴛鴦襦　增漢書曰哀帝以東園秘器珠襦玉匣皆豫以賜董賢　東觀漢記曰來歙詣洛見上上大喜解所披襜襦衣歙　原又曰梁鴻鄉里孟氏女容貌醜而有節操多求之不肯父母問其所欲曰得賢壻如梁鴻者鴻聞乃求之女布襦袴裙鴻曰此眞梁鴻妻也　增晉陸機與長沙夫人書曰士璜亡恨一襦少便以機新襦衣與之　晉韓康伯傳曰伯數歲天大寒母爲作襦令持熨斗曰且作襦尋當作複褌伯曰不復須火在熨斗

中柄亦熱令既作襦下亦當煖　桓譚新論曰待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獄其妻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袴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爲誅袴而襦中絶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　齊書曰武陵昭王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襦與之子良見王衣單進襦于王王曰我與向人亦復何異　梁書曰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　又曰索君正爲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稱道術爲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主簿熊丘問

巫師云須疾者衣爲信命君正以所著襦與之事竟取襦去云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爲亂政即刑于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　後魏書曰高祖復至鄴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冠帽而著小襦襖者尚書何爲不察任城王澄曰著者猶少帝曰任城意欲全著乎一言可以喪邦其斯之謂可命史官書之　列仙傳曰組伯子者冬著單衣盛暑襦袴　又曰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

襦三

原紫羅　紫綺語林曰謝鎮西著紫羅襦乃據胡牀彈琵琶作大道曲　古詩曰細綺為上裒紫綺為上襦紫案褒音展丹縠衣也　又曰羅縠　繡縠善採桑采桑城南隅湘綺為下裙紫綺為上襦

金銀　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紫縠襦絳紗繡縠襦述異記曰乾羅者慕容廆十一世祖也忽一夕見一神著金銀襦鎧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墜鮮卑神之推為君長

襦四

原羅襦史記淳于髡曰羅襦衿解微聞香澤　珠襦吳越春秋曰闔閭葬女以珠襦之寶

朱襦鄉射禮曰君祖朱襦以射　薰襦大夫與士射祖薰襦　增繡羅襦白居易詩

曰紅樓富家女金纓繡羅襦

絳羅襦 蘇軾荔枝詩曰海上仙人絳羅襦

未解襦 莊子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

且著襦 黄庭堅詩曰婦無複褌且著襦

繫明襦 晉束晳近遊賦曰繫明襦以御冬

繡腰襦 古詩曰妾有繡腰襦葳蕤金縷光

原第五布襦 東觀漢記曰第五倫雖爲二千石常服布襦

管寧布襦 魏志曰管寧嘗著皁帽布襦隨時單複

冬不服襦 王韶孝子傳曰竺彌字道倫本外國人居吴興父母亡哀痛瘠毁冬不衣襦袴

不敢遺襦 梁顧協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

雪中贈襦 謝朓大雪中見江革敝絮單席耽學不倦嗟歎久之乃脱其著襦并手割半氊與之充生具而去

大寒作襦 詳襦二

司馬

無私施世說曰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老人寒凍于路乞一襦公惟與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何不賜之公曰襦官物人臣無私施

鍾離為徒作吳越春秋曰鍾離意字子阿為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冬到弘農意輒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袴光武謂侯霸曰君所使吏仁恕用心

手

襦五

原啟梁沈約謝齊竟陵王賚母赫國雲氣黃綾裙襦啟曰竊以積絲成綵散繭騰花巧擅易水之間價貴叢臺之下民受祿為養霑荷彌深聖恩曲漸自葉流根複袖

縕袥豈伊恒飾榮新之寵固難輕報　任孝恭謝裙襦啟曰加以庭闕桑麻室空機杼牀無煖席裄靡懸衣值蓬卷北郊鴈飛南浦雪闇河陰冰生海岸而繩帶屢盡苦風霜之切瀓履恒穿踐泥沙之凍自憐袖短雖内手而猶寒每恨衣輕徒斂襟而彌愴

裳一

原釋名曰下曰裳裳障也所以自障蔽也　又曰裙下裳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縫緝其下也緣裙裙施緣也

又曰裙裏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籠也　周易曰黃裳元吉象曰文在中也　增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原尚書大傳曰舜曰精華巳歇褰裳去之　毛詩曰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增又曰緑衣黃裳

又曰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褰裳涉洧　又曰制彼裳衣勿士行枚　又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　又曰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原又曰乃生男子載衣之裳　又曰之子無裳　又曰裳錦褧裳　增又曰君子至止黻衣

繡裳 原禮記曰裳間色 又曰諸母不漱裳 鄧析子曰逆理而求之猶倒裳以索領也 揚雄方言曰陳魏之間謂裙爲帔繞衿謂之裙 晉東宮舊事曰皇太子納妃有絳紗複裙絳碧結綾複裙丹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雙裙紫碧紗紋繡纓雙裙紫碧紗縠雙裙丹碧杯紋羅裙 晉宋舊事曰崇進皇太后爲太皇太后有絳碧絹雙裙絳絹襹_屬裙緗絳紗複裙白絹裙 增文獻通考曰梁天監七年王僧崇云尋冕服無鳳應改爲

翟又裳有圓花與禮無礙是畫飾加葩藴耳藻米黼黻竝乖古制今請改正并去圓花帝曰古日月星辰此以一辰攝三物也山龍華蟲又以一山攝三物也藻火粉米又以一藻攝三物也是為九章今衮服畫龍則宜畫鳳孔安國曰華者花也則為花非疑若一向畫翟差降之文復將安寄　唐輿服志曰婦人裙不過五幅曳地不過三寸

裳二

增左傳曰晉樂桓子欲求貨於叔孫使請帶焉豹召使者裂裳帛而與之曰帶其褊矣　晏子春秋曰景公飲酒數日衣縠繡之裳一衣而五采具焉　淮南子曰楚欲攻宋墨子自魯往足重繭不休息裂裳裹之至郢見楚王　漢書曰石建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歸取親中裙廁腧身自浣廁腧若今汗衫中裙親身衣也　原西京雜記曰趙飛燕立爲皇后其弟上遺織成裙　東觀漢記曰桓少君既歸鮑宣著短布衣裳　續漢書曰漢明德太后禿裙

不緣　增後漢書曰祭遵為人廉約夫人裳不加緣

列女傳曰梁鴻妻孟光裙布荆釵　原五行志曰漢獻

帝時女子好為長裙而上甚短　魏志曰管寧恒著布

裙　增四王起事曰晉惠帝還洛陽得鹿犢車一乘以

單帛裙為幃　後趙録曰孟卓字君偉少修清苦之志

著單裙十六年不換　齊書曰魚復侯子響不道帝以

兵圖之有司奏絶子響屬籍賜爲蛸氏子響密作啟數

紙藏妃王氏裙腰中且自申明云輕舫還闕而不得見

此苦之深惟顧矜之無使竹帛云齊有反父之子父有害子之名　事始曰梁武帝作五色繡裙以朱繩真珠爲飾　後魏書曰河間任齊與太武攻赤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固諫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下帝及齊等因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繫之槊帝乘而上因此得拔齊有力焉　北齊書曰世祖爲胡皇后造真珠裙所費不可勝計後被大燒之　事始曰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　唐孫伏伽上表曰近太后

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於五月五日玄武門遊戲非所以爲子孫法　五行志曰安樂公主使尚方合百鳥毛織二裙正視爲一色旁視爲一色日中爲一色影中爲一色而百鳥之狀皆見以其一獻韋后　又曰安樂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籠裙縷金爲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鼻嘴甲皆備瞭視者方見之

唐書曰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内婦人裙曳地四五寸者減三寸　陶岳荆湖近事曰周行逢爲武安節

度使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之散幅裙或曰裙之於身以幅多爲尚周匝於身今乃散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夫幅者福也福已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逢卒

裳三

增雲錦 原緗絳蘇軾韓昌黎廟碑歌曰天孫爲織雲錦裳 車漼晉循復山陵故事曰梓宮衣物有緗絳雙裙六腰 積素 覆丹周禮司服職曰眂朝則皮弁服鄭注云視朝視内外朝之事皮弁之服十五升白布衣積素以爲裳王受諸侯朝覲於廟則衮冕 阮籍清思賦曰厭白玉以爲面

霞丹霞以爲裳

留仙 增 **化龍**

外傳曰漢成帝立飛燕爲皇后帝步太液池榭后歌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酒酣風起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令左右持其裙風止裙爲之縐它日宮姝或襞裙爲縐號留仙裙 又拾遺記曰每輕風至飛燕殆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其裙常怨曰妾微賤何得復與纓裙之遊 郭子橫洞冥記曰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鄰母得而養之經歲母忽失朔累月暫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脫白布裳掛樹裳化爲龍

原書字 增 **裹首**

沈約宋書曰羊欣年二十時王獻之爲吳興太守甚知愛之獻之嘗夏月入縣欣著新絹裙晝寢獻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本工書因此彌善 左傳曰華登以吳師救華氏齊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彼多兵矣請皆用劒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廚人濮以裳裹首而荷以走曰得華登矣遂敗華氏于新里

石榴　蒲桃　六朝詩曰日照石榴裙又黄庭堅詩曰石榴裙裙紅　六朝詩曰機上蒲桃裙

六幅　四圍　元稹詩曰裙拖六幅瀟湘水　長安士女春遊競鮮裙四圍謂之裙幄

原湘綺　增金縷　古樂府陌上桑曰湘綺爲下裳　六朝詩曰徒逢金縷裙　原薛荔　芙蓉　楚辭曰採薜荔以爲裳　離騷曰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　揚雄反離騷曰衿芰荷之緑衣兮被芙蓉之朱裳

白蜺　青羽　楚辭曰青雲衣兮白蜺裳舉長矢兮射天狼

四等　三條　周斐汝南先賢傳曰戴良嫁女真人三君内傳曰南極夫人被錦服青羽裙也

緣裙四等又曰後漢戴良五女家貧求昏輒予練裳布被竹笥木屐遣之　繁欽定情詩曰何以合歡欣紈素

三條裙又蘇軾近遊賦曰帽有四角之降裙有三條之殺

裳四

原文繡 管子曰昔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無不服文繡衣裳

織成 張敏神女傳曰班義起感神女智瓊智瓊去賜義起織成裙衫

素繡 晏子衣素繡之裳

紗縠 劉梁七舉曰黼黻之服紗縠之裳繁飾參差微鮮若霜

布裳 東觀漢記曰鮑宣之妻桓氏女也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不敢當禮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既奉君子惟命是從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增甲裳 左傳曰楚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 又後周耿豪本名令貴涉苑之戰豪殺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周文歎之

開裙 梁劉遵諫舞詩

曰風度開裙 裲裲丁頰反 **褰裳** 崔騆達旨曰有 事則褰裳濡首 **紅裳** 天寶遺事曰崔元微

採藥夜回風月佳爽有白衣引紅裳 者曰李氏陶氏色皆姝麗芳馨襲人 **玄裳** 赤辟賦曰 玄裳縞衣

鶴 也 **菊裳** 西京雜記曰始元二年黃鵠下太液池上爲 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金爲衣兮菊爲裳

原莎裳 符子曰有澤父者冠霞笠 兼莎裳褐衣緩步而去 **增坤裳** 蘇軾詩 曰坤裳

有正 色 **風裳** 姜夔荷花詞 曰水佩風裳 **霞裳** 李白詩曰文 帳丹霞裳 **霓裳**

唐明皇覽成帝以趙飛燕體輕能爲掌上舞置七寶避 風臺謂妃子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以高

掩前世 霓裳羽衣舞 白居易長恨歌曰風吹仙袂飄飄舉猶似 黃庭堅茶蘼詩曰倚闌偷舞白霓裳

草裳 嵇康集曰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 爲土窟夏則編草爲裳冬則以髮自覆 **草裙** 杜 甫

詩曰野花留寶屬蔓草見羅裙

絳裙 俗說曰車武子婦大妒夜恒出掩襲車車後呼其婦兒顏照夜宿共眠取一絳裙掛著屏風上婦果來拔刀逕上牀欲刀牀上人定看乃是其兒于是慙羞而退

紫裙 蘇軾近遊賦曰著紫裙之襬蓰

練裙 蘇軾詩曰哀哉練裙子　又詳裳二

縞裙 韓愈李花詩曰縞裙練帨無等差

湘裙 曜采接湘裙美人裙也

油裳 宋孔平仲詩曰狂風亂掣紙傘飛瘦馬屢拜油裳裂

原服素裙 束晳近遊賦曰若夫祭奠之醊親里往來服素裙曳藍縷

增醉紅裙 韓愈詩曰不解文字飲惟能醉紅裙

褰帷裳 賈琮曰刺史當遠視廣聽驂駕何垂帷裳以自掩手命褰之閒者震悚

坐單裳 劉昆列傳曰親故有窮老者每見之拜起甚恭或脫袴以與之則單衣裳而坐其天性如此

原裸國解裳 風俗通曰禹入裸國

欣起解裳俗說君子入俗不改其恒也原其所以當作皆裳裸國今吳是也見大聖之君悅禹文德欣然皆着衣裳矣 西河布裳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著碧纈裙加細布裳 被裳鼓甕 晏子曰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甕 增羽裳吹簫 六典曰張昌宗侍武后羽裳吹簫 原裂裳裹楯 後漢書輿服志曰樊噲當持鐵楯聞項羽有意殺漢王噲裂裳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視項羽 布裙曳柴 東觀漢記曰王良為司徒妻布裙徒跣曳柴 布裙荷屐 荊州記曰劉成公著練帽布裙以杖荷屐與桓司空語

裳五

原詩陳蕭鄰詠複裙詩曰晶晶金紗淨離離寶縫分織

腰非學楚寛帶爲思君

原銘晉傅玄裳銘曰上衣下裳天地則也服從其宜君子德也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八百二十三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七十五

服飾部六　袴褶　履　屣　屩　鞋　屧　屐　襪

袴褶一

增說文曰袴脛衣也　釋名曰袴跨也兩股各跨別也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落在衣表也　又曰褶襲也覆上之言也　方言曰齊魯之間袴謂之褰或謂之襱關西謂之袴大袴謂之倒

頓小袴謂之芙蓉衫楚通語也　應劭漢官儀曰司空騎吏以下皁袴因秦水行今漢家火行宜絳袴　又曰虎賁中郎將衣紗縠虎文單衣錦袴　文獻通考曰漢永平二年詔宗廟以下祠祀皆絳袴　魏百官名曰三公朝賜青林文綺長綸袴褶　唐書曰玄宗時御史大夫李適之奏每大禮六品官並服朱衣六品以下通著袴褶如有慘故不合著朱衣袴褶者聽不入自餘應著而不著者請奪俸以懲不恪　唐六典曰天子平巾幘

之服紫褶白袴　文獻通考曰唐制九品以上緋褶大
口袴　又曰唐德宗貞元十五年膳部郎中歸崇敬以
百官朔望朝服袴褶非古禮上疏云按三代典禮兩漢
史籍竝無袴褶之制亦未詳所起之由隋代以來始有
服者請罷之詔可　又曰畢仲行中書備對冕服條下
袴褶注云緋紫綠各從本服色白綾中單白羅方心曲
領白綾袴　宋史輿服志曰建隆四年范質與禮官議
袴褶制度先儒無說惟開元雜禮有五品以上用細綾

及羅六品以下用小綾之制注褶衣複衣也又按令文三品以上紫褶五品以上緋褶七品以上綠褶九品以上碧褶竝白大口袴令請造袴褶如令文之制奏可

通考曰袴褶魏晉以來以為車駕親戎中外戒嚴之服晉制雖有其說而不言其制然既曰戒嚴之服必戎服也至隋煬帝時巡遊無度詔百官從行服袴褶軍旅間不便遂令改服戎衣為紫緋綠青之服則所謂袴褶者又似是襄衣長裾非鞍馬征行所便者與戒嚴之說不

類唐時以袴褶為朝見之服開元以來屢勅百官朝參應服袴褶而不服者令御史糾彈治罪葢以為六品以下之通服韻書訓褶為袴又為袷也然袴裳也袷衣之交領也則不知所謂袴褶者一物乎二物乎唐輿服志羣臣服絛内有緋褶大口袴則似是二物然不知所謂緋褶者衣乎裳乎當俟精識考古之士而訂之

袴褶二

增史記曰屠岸賈攻趙朔朔妻晉成公姊有遺腹公宮

匿之生男屠岸賈索於宮中夫人置兒袴中祝曰趙宗若滅即號若不滅即無聲及索兒竟無聲　漢書曰淮陰屠中少年有侮韓信者衆辱之曰信能刺我不能出我袴下於是信熟視之俛出袴下一市皆笑信以為怯

又曰周仁為人陰重不泄嘗衣弊補衣溺袴故為不潔清以是得幸景帝　又曰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袴多其帶後宮無進者

又曰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袴　又曰朱博瑯琊郡功曹官屬多裒衣大袑謂大袴也　謝承後漢書曰秦護清廉不受禮賂家貧衣服單露鄉人歌之曰冬無袴有秦護　又曰陳重舉孝廉為郎同舍郎告歸寧者誤持鄰舍袴去主疑重所取不自申說市袴償之後歸寧者以袴還主其事乃顯　魏史曰崔琰文帝為世子時出獵變易服乘琰諫燔翳毀褶從之　魏略曰許允聞李豐等被收欲往見大將軍已出門迴遑不定中道還取袴

豐等已收訖大將軍聞允前遽怪之曰我自收豐等士大夫何爲匆匆乎　原又曰趙岐避難至北海著絮巾布袴在市中賣餅　增晉書曰楊濟字文通歷位鎮南征北將軍遷太子太傅濟有才藝嘗從武帝被竄北郊下與侍中王濟俱著布袴褶騎馬執角弓前輦　宋書曰劉穆之壞布裳爲袴往見武帝帝謂曰我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誰堪其選穆之曰無見踰者帝笑曰卿能自屈吾事濟矣　又曰元凶劭弑逆袁淑止之劭因

起賜淑等袴褶入就上衣取錦裁二尺為一段又中裂之與淑及左右使以縛袴褶　梁書曰何點永元中崔景慧圍城人間之薪點悉伐園樹以贍親黨景慧素欲交點點不顧至是乃迫召點點裂裙衣為袴往赴其軍終日談說不及軍事其語默之迹如此　又曰元帝愍懷太子昵狎羣小好著微服常入朝公服中著碧絲布袴襦衣元帝見之乃大怪遣尚書周弘正責之　又曰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戴五條辮著青絞羅袴飾以朱

彩　又曰安成王秀為郢州冬月常作袴以賜凍者

北齊書曰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子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為打簇戲能中者即時賞帛胄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後敗　高士傳曰孫略冬日見貧士脫袴遺之　原廣州先賢傳曰鍾翔字元遊蒼梧人為九真郡尉鬱林太守常衣布袴鄉邑歎慕之　増蔡廓彈事曰兼司徒貟外散騎常侍謝祭應著絳袴而祭披袴

不以貫足有虧常體　唐書曰婁師德檢校豐州都督衣皮袴率士屯田積穀百萬　唐食貨志曰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嘗欲遣士卒視賊以苦寒乞襦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　異域志曰撲子蠻以青娑羅為通身袴　西河記曰西河無蠶桑婦女以外國異色錦為袴褶

袴褶三

原虎文　犢鼻上詳袴褶一如阮咸竝衣犢鼻袴　司馬相　負版　刺文

世說曰孫興公云曹毘才如白地明光錦裁為負版袴非無文彩酷無裁製　俗說曰謝仁祖年少時喜著刺文袴出郊郭外諸父責之因自改遂知名

增黃韋烏皮

宋書曰張暢為南譙王義宣司徒長史南郡太守元凶弑逆義宣發哀舉兵暢改服著黃韋袴褶出射堂簡人音姿容止慷慨見者皆顧為盡命　後魏傳曰靈越初自北走南迎者出烏皮袴褶令代常服竟不肯著

原文綺　增蘭縑

晉東宮舊事曰太子納妃有絳直文羅袴七彩杯文綺袴　雲仙散錄曰李白遊慈恩寺僧用水松牌乞詩題訖僧獻蘭縑袴

原合歡　增織成

鄴中記曰石虎獵著金縷合歡袴　蕭子顯齊書曰東昏侯愛姬潘妃常令妃乘臥輿自騎馬為從著織成袴褶

原親耕青縑　南郊班繡

趙書曰裴憲撰三正東耕儀中書令徐光奏請親耕改服宜服青縑袴褶　北疆記曰虞主南

郊著皁斑褶繡袴

楊平善裁　鄭妻象故 魏舊事曰楊平善裁袴以宮絹百足作小袴百枚　韓子曰鄭縣人卜子使其妻為袴妻問曰今袴何如夫曰象我故袴妻因鑿新袴為孔

侍官除采衣　婢子皆綾羅 義熙起居注曰義熙元年百官更服侍官不備采衣　袴褶　世說曰武帝常降王武子家武子供饌竝用琉璃器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褶以手擎飲食

袴褶四

原韋袴 晉中興書曰郭文舉避亂上餘杭山縣令顧颺親迎文舉歸贈一無所受颺以文舉山行或須皮衣與韋袴褶一具不納使者置衣室中而去爛於戶內

錦袴 東觀漢記曰更始在長安所爵多羣小三輔苦之被服威儀不以衣冠或繡裾衣錦袴

增紈袴 杜甫詩紈袴不餓死

袍袴

黃庭堅詩已剪輕風換袍袴

五袴 廉范守蜀郡民歌曰昔無襦今五袴

毛袴 鹽鐵論曰古者鹿裘皮帽及其後大夫士狐貉庶人則毛袴

原袴褶乘馬 語林曰夏少明在東國不知名聞裴逸民知人乃入洛從之未至家見一人著黃布袴褶乘馬將獵少明問曰逸民家何在答曰君何以問曰聞其明而知人從會稽來投裴曰身是逸民君明可更來明往果知之乃用為西門侯遂知名

袴褶執鞭 江表傳曰吳呂範謂孫策曰將軍士衆日盛綱紀不整乞暫領都督部分之便釋褠著袴褶執鞭詣閤下乃委以事軍禁大行

身衣皮袴 東觀漢記馬援歎曰凡殖貨財產貴其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以班昆弟故舊身衣羊裘皮袴

身衣韋袴 又云祭遵賞賜與士共之家無私財身衣韋袴臥布被士以此重之

韓宣脫袴 魏書曰韓宣字景然為尚書郎掌職事與諸

曹受罰殿前皆束縛文帝輦過特原之時韓宣豫脫袴纆褌

韓昭藏袴 韓子曰韓昭侯使人藏敝袴侍者曰君亦不仁矣敝袴不以賜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聞明主愛一嚬一笑嚬有為嚬笑有為笑今夫袴豈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故藏之未有予也

冬常無袴 魏畧曰賈逵世為著姓少孤家貧冬常無袴過其妻兄柳孚宿其明無何著孚袴去故時人謂之通健

經冬無袴 列士傳曰孟嘗君食客三千人廚有三列上客食肉中客魚下客菜齊市有乞食馮驩經冬無袴面有飢色

趙岐布袴 **鍾翔布袴** 俱詳袴褶二

黃香冬無袴 東觀漢記黃香字文彊父況舉孝廉家貧無僕香躬執勤苦盡心奉養冬無袴被而親極滋味

曹掾尚無袴 又云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以清白守正稱為郡議曹掾正旦掾吏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曰齊郡遭罹盜

賊令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跪曰門下掾佞謟明府勿受其觴盜賊未盡人庶困乏今良為議曹掾尚無袴望曰議曹惰窳自無袴寧知百姓不家給人足耶太守曰此生言是賜良鰒魚百枚

履一

原釋名曰履禮也飾足以為禮亦曰履拘也所以拘於足也齊人謂草履曰扉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不假借也　增說文曰履足所依也　原又曰靸小兒履也鞮革履也　增方言曰朝鮮列水之上謂之邛角南方江沔之間總謂之麤梁益謂之屣或謂之𢇲（下九反一音晝）履其

通語也徐土邳沂今下邳沂音圻謂之卬角緉緉上兩下爽𨵿之東西或謂之緉或謂之緛其通語也 易履卦曰素履之往獨行願也 禮記曰鄉長者而屨跪而遷屨俯而納屨 又曰君子之飲酒三爵而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莊子曰儒者冠圓冠者知天時履方履者知地形也 列子曰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履也 原賈子曰天子黑方履諸侯素方履大夫素圓履 增孫卿子曰大布之衣麁𪊨絲之履可

以養體也　夢書曰履韈爲子屬體末也若夢得履韈者必有子息也履者爲男子韈者爲女也　原晉令曰士卒百工履色無過緑青白奴婢履色無過純青繪賣者一足著白履一足著黒履　增徐乾古履儀曰正會大司馬問劒履上殿義徐言所以遂見從著履上殿將入見咸讖云古無履但有舄著舄上殿不宜著履案周禮天王赤舄黒舄后素舄履鄭君注曰複下曰舄單下曰履是則古有履也蔡謨答臺符分别履舄之名事曰

被符小會義注侍臣斂履升殿而摯虞決疑言舄履
之名宜審謹按今時所謂履者自漢以前皆名為屨左
傳曰踊貴屨賤禮曰戸外有二屨不言二履賈誼曰冠
雖敝不以苴屨亦不言苴履履者猶足所履踐耳詩云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舄者一物之别名履者足踐之通
稱先代以來優崇重臣言舄履則包舄也又大臣升殿
不唯朝會或私覲獨見臨時所著不必是舄故總言履
以明不跣而已摯虞中朝宿臣多識往行親覲其禮退

而書之即是晉之故典今决疑言舄者書時事也儀注言履者舉總名也尋文總意所稱雖異其制一也　唐六典曰凡百官弁服烏皮履　又曰内命婦之服有絇履　文獻通考曰宋徽宗政和八年十二月編類御筆所禮制局奏今討論到履制度下項絇繶純綦古者舄履各隨裳之色有赤舄白舄黒舄今履欲用黒革為之其絇繶純綦竝隨服色用之以倣古隨裳色之意帝從之仍令禮制局造三十副下開封府給散鋪户為様制

賈禮制局奏先議定履各隨服色綠武臣服色止是一等理宜有别帝命文武官大夫以上四飾全朝請武功郎以下減去一繶竝稱履宣義宣敎郎以下至將校伎術官減去二繶純竝稱履　元史輿服志曰履制以納石失有雙耳二帶鉤飾以珠

履二

原世本曰於則黃帝臣作扉履　增六韜曰昔者帝堯王天下黼衣綦履不敝不更為也　淮南子曰禹之趨時

冠挂而不顧履遺而不取　東方朔瑣語曰木履起於晉文公時介之推逃祿自隱抱樹而死公撫木哀歎遂以為履每思從亡之功輙俯視其履曰悲乎足下足下之稱自此始也　左傳曰雨雪楚王皮冠豹舃　魏書曰楚昭王出奔而忘其履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不忘其相從於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矣世宗詔趙修云楚履既墜江君俳佪鍾牛一聲東向改釁

晏子齊景公問曰子近市識貴賤乎時公繁刑對曰

踊貴屨賤公愀然遂緩刑　又曰景公為履飾以金玉
服以聽朝履重僕不能舉問曰天寒乎晏子曰古之制
衣服冬輕而煖夏重而清金玉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
撤履　東平王蒼傳曰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
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賈誼書曰二世胡亥之為公子
也詔置酒享羣臣召諸子賜食先罷胡亥下階羣臣陳
履狀善者因行踐敗諸侯聞之莫不太息及即位皆知
天下必棄之　列仙傳曰昭帝改葬鉤弋夫人空棺無

尸但有絲履　漢書雋不疑傳曰暴勝之屣履起迎屣又作蹝謂納履未正曳之而行　又曰將軍皇甫規解官歸鄉人雁門太守謁之規卧不迎既入問卿在雁門食雁美乎又白王符在門屣履迎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西京雜記曰趙合德遺飛燕有同心七寶綦履　又曰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家君劉歆謂其父向作彈棊以獻帝大悦賜紫絲履　又曰慶安世年十

五為成帝侍郎嘗著輕絲履　又曰匡衡邑人有說詩者衡從與語質疑邑人推服倒履而去　東觀漢記曰茨克字子何為桂陽太守民情懶惰多無履足多剖裂茨敎作履令湖南知織履皆茨之敎　魏武帝遺令曰餘香可分與諸夫人諸舍中無所為學作履組賣也

晉書曰武庫火累代之寶焚焉孔子履漢祖斬蛇劒王莽頭　晉惠帝起居注曰帝還洛陽至陵下謁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續晉陽秋曰江州刺史王弘造淵明

淵明無履弘令從人脫履以給之語左右為彭澤作履
左右請履度淵明於衆坐伸脚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書曰符犍時霖雨河水溢浦津監寇登得一履於
河長七尺三寸内指迹長一尺深三寸　幽明録曰晉
太寧元年餘杭人姓王失其名往上舍過廟乞福旣去
行五六里一白衣人持履至云官使還君化為鵠飛入
田中　搜神記曰宮亭湖孤石廟有一估客下都經其
廟見二女子云可為妾買兩絧絲履自厚相報估客至

都與置之竝一箱置履在内留廟中去兼一書一刀忘而留之及乘舟忽有鯉魚躍入剖之得刀與書　趙録曰佛圖澄卒葬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師擕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惟見一履與一石　宋書曰益州道士邵碩元徽二年忽告人云吾命終困卧而死後人見碩在荆州道上以一隻故履縛左脚而行甚疾遂不知所之

齊書曰髙祖儉素宫人盡令著紫絲履　南史曰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躄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戲已大

被嫌責劉繪嘗為戲云智不及葵亦以忤旨　南齊書曰高宗為録尚書輔政百僚屣履到席獨蔡約躡屐不改帝謂江祏曰蔡氏禮度之門故是可悦祏曰大將軍有揖客復見於今　北史曰北齊沈驎士性寛恕一日鄰人認其所著履驎士曰是卿履耶即脱與跣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曰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唐書馬周傳曰鳴玉曳履　又曰崔彦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顯而彦昭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謾言

曰不若從明經舉彦昭爲憾至是疑爲兵部侍郎母閻彦昭相勅婢多製履襪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彦昭聞之泣且拜不敢爲怨　又曰元德秀家惟枕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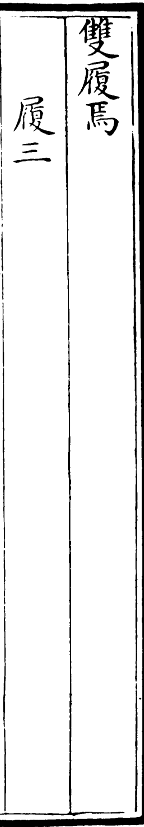
輟耕録曰晉永嘉中有伏鳩頭履子梁天監中武帝易以絲名解脱履至陳隋間吳越大行而模樣差多

唐大歷中進五朶草履子建中元年進百台草履子

清異録曰宣宗儒雅令有司效孔子履製進名魯風鞵宰相諸王效之而微殺其式别呼爲遵王履　瑯嬛記

曰季女贈賢夫以緑華尋仙之履　又曰馬嵬老媪拾得太真襪以致富其女名玉飛得雀頭履一雙真珠飾口以薄檀為苴長僅三寸玉飛奉為異寶不輕示人

九國志曰江南李昪常履蒲靸　言行録曰宋司馬温公燕居正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屨雖穿如新　一統志曰惠州冲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與語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其車使人往容伺之但見有雙燕飛至網之得



雙履焉

履三

原履霜 行雪 毛詩曰大東小東杼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 又宣王子伯奇作履霜操

史記曰東郭先生待詔公車貧困飢寒衣敝不完行雪中履有上無下足盡踐地道中人笑之

增

禦濕 飛雲 南海有抱香木極柔弱不勝刀鋸乘濕時刳而為履易如削瓜既乾則堅韌難成履雖猥大而輕遇風則隨而飄動夏月穿之可禦蒸濕氣晉太康六年扶南貢百雙帝深歎異然哂其作之陋但置諸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樵人直說曰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為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樂天著示山中道友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昇朱府矣

穿角

高頭 後魏王遵業性恬素常著穿角履好事者毀新履而學之 唐五行志曰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加綾縠前代所無夫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被以文飾蓋陰邪闒茸侈泰之象

原五兩 **三千** 毛詩曰葛屨五兩 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欲誇楚為瑇瑁簪刀劒之室飾以珠玉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趙使大慙

納丹豹 **綴朱蠙** 王子年拾遺記曰周穆王起春霄之宮西王母來馬納丹豹文履 劉楨魯都賦曰纖纖絲履粲爛鮮新表以文綦綴以朱蠙步蹈安審接踵承身

原憲拖 **嘯父補** 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 列仙傳曰嘯父冀州人在曲周市中補市人履數十年奇其不老

文王係 **齊侯喪** 韓子曰文王履係解視左右盡賢無可使係因俯而係之 齊襄公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不得鞭之

文

公墮　昭王決 韓子曰晉文公與楚人戰至鳳凰之陵係履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賈誼書曰昔楚昭王與吳戰軍敗王走而履決失之行三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跨履乎王曰楚國雖貧豈愛一跨履哉惡與偕出弗與俱反也自是楚國之俗無相棄者

踐遠遊　躡承雲 曹植洛神賦曰踐遠遊之文履曳霧綃之輕裾　李白詩足下遠遊履凌波生素塵　甄述美女詩曰足躡承雲履

圯上墮　渡漢脫 史記曰張良遊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至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毆之為其老強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為取長跪而進之　荆州記曰臨賀興安縣水邊平石上有石履一具云越王渡漢脫履於此

弗加枕　不履絲 賈誼曰履雖鮮弗加於枕冠雖敝不

以苴履　禮記曰國家
靡敝君子不履絲屨
曾子決踵　師曠刺足莊子曰曾
子居衛緼袍無裏納履決踵　說苑曰晉平公置酒虒
祁之臺使郎中馬章布蒺藜於階上令人召師曠師曠
至履而上堂公曰安有人臣履而上人主堂
者乎師曠解履刺足伏而刺膝仰天而歎
瓜田不
納　增章甫不薦古詩曰君子防未然不處嫌疑間瓜
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　賈誼弔屈
原文曰章甫薦
履漸不可久兮

履四

原綘地東宮舊事曰太子納
妃有綘地紋履一緉
青絲列仙傳曰胡母班
為太山府君齎書
請河伯河伯貽其
青絲履甚精巧
雜絲魏武內式令曰前於江陵得
雜絲絲履以與家人約當著

盡此履不得效作也

金薄 張華金薄篇曰足下金薄履手中雙黃邪

組履 秦嘉與婦淑書曰今致龍虎組緄履一緉 高文惠婦與文惠書曰今聊具組生履一緉

增燕履 王褒文曰燕履宵去鳧舄晨歸

原厚履 漢書王莽好高冠厚履

增空履 王元長曲水詩序曰危冠空履之吏注漢書曰唐遵以明經飾行顯名於世衣敝履穿

躧履 陸厥詩曰嘉惠承帝子躧履奉王孫

跋履 左傳曰文公躬擐甲冑跋履山川

賜履 又曰賜我先君履

補履 莊子曰干將補履不如兩錢之錐

履畝 魯人履畝而稅

履土 左傳曰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四履 宣德皇后令曰地狹乎四履 又黃庭堅詩曰東盡齊四履

隻履 傳燈錄曰達摩葬熊耳山魏宋雲使西域迴遇師葱子嶺手携隻履雲問師曰西天去帝令起棺惟一隻革履存焉

整

履杜甫詩曰整履步青蕪　步履又步履過東籬　踐地六韜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懐仁而善諆冠雖敝禮加於首履雖新法以踐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承趾規行矩步以承玉趾

白雲履宋孫覿詩曰來隨白雲履　青絲履杜甫詩曰細軟青絲履又詳上　原

信度數韓子曰鄭人欲買履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而忘操之乃歸取之人曰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數無自信也　增踐文章古詩曰頭上金釵十二行足下絲履五文章　晚入陪

蘇軾詩曰初官惠文讀城旦晚入奉常陪絇履　頻遊穿杜甫詩曰頻遊任履穿　履薄

冰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履虎尾易曰履虎尾不咥人　原單下曰履三禮

圖曰複下曰舃單下曰履其色各隨裳色夏用葛冬用皮　絲謂之履方言曰絲作謂之履麻作

謂之不借

赤繶青句 周禮曰屨人掌王及后之服屨為赤舄黑舄赤繶黃繶青句青屨葛屨注曰赤繶以赤絲為下緣句當為絇音劬屨飾也

飾銀連珠 晏子春秋曰景公為屨黃金之綦飾以銀連以珠良玉之鉤其長尺許

足躡刺繡 陸機織女賦曰足躡刺繡之履

出躡珠履 左思吳都賦曰締交翩翩儐從奕奕出躡珠履動以千百 杜甫詩曰欲向何門趿珠履

尚書曳履 漢書曰鄭崇字子游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諍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杜甫詩曰聽履上星辰

使者躡履 漢書曰暴勝之為直指使者威震州郡素聞雋不疑賢望見容貌尊嚴勝之躡履起迎

投履適秦 韓詩外傳曰田子方之魏魏太子從車百乘而迎之郊再拜謁子方不下車太子不悅曰敢問何如可以驕人子方曰吾聞以天下驕人而亡者有矣則貧賤可以驕人

志不得則投履而適秦楚安往而不得貧賤乎

織履徙越淮南子曰魯人身善織屨妻善織縞而徙於越或謂之曰子必窮屨為履之也而越人跣行縞為冠之也而越人披髮以子之所長遊不用之國欲使無窮可得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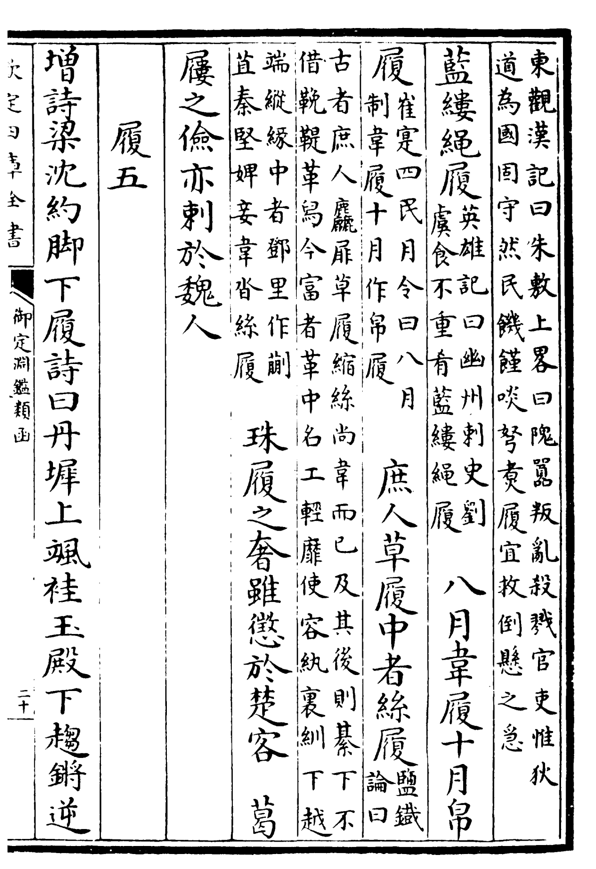
織以為食列女傳曰陳仲子終自齊適楚楚王欲以為相其妻曰子織履以為食淡然而無為樂在其中矣謝使不就許行其徒數十人捆屨織席以為食

織以給用又曰翟方進遊學於京師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履以給其用

陳鄭扉屨左傳曰齊伐楚屈完及諸侯盟陳轅濤塗謂鄭申侯曰師出於陳鄭之間國必甚病若出於東方觀兵於東夷循海而歸其可也申侯曰善濤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敵懼不可用也若出於陳鄭之間供其資糧扉屨其可也

蕭何紉履漢書曰蕭何紉履上殿入朝不趨

饑饉煑履



東觀漢記曰朱敷上畧曰隗囂叛亂殺戮官吏惟狄道為國固守然民饑饉啖弩煑履宜救倒懸之急

藍縷繩履 英雄記曰幽州刺史劉虞食不重肴藍縷繩履

八月韋履十月帛履 崔寔四民月令曰八月制韋履十月作帛履

庶人草履中者絲履 鹽鐵論曰古者庶人麤菲草履縮絲尚韋而已及其後則綦下不借鞔鞮革舄今富者革中名工輕靡使容紈裏紃下越端縱緣中者鄧里作蒯苴秦堅婢妾韋沓絲履

珠履之奢雖懲於楚客 葛屨之儉亦刺於魏人

履五

增詩梁沈約脚下履詩曰丹墀上颯袿玉殿下趨鏘逆

轉珠珮響先表繡袿香裾開臨舞席袖拂繞歌堂所歎忘懷妾見委入羅牀　陳後主詠履詩曰賢舍觀穴踵爪田覩躡迹矩步今有儀用此前嘉客　元李俊民苴履詩曰待詔門前東郭趾藍關路上仙人迹雪花紛披蓋地白東家不借借不得雖然近市屨亦無以故為新即有餘同行留我木上座補過仰渠金十奴一生能著屐幾兩用心猶在阮孚上不須更覓下邳侯山林此計成長往

增賦唐趙良器履賦曰朝廷兮赫曦冠劒兮逶迤惟斯履之所用得禮容之威儀綴珠綦以崇飾導玉趾而更移其始造也佳人運思女工妙選爰斯功之始畢出閶庭之試踐躡輕步以相矜指竒文而爭衒若乃相國承寵尚書見榮歷彤階而曳響上玉殿而規行出羣標竒則擔前燕落入朝表異則雲際鳧驚運著綠以示儉躡瓜田而見明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潔其容色固其表裏偶簪裾末以為榮踐泥沙而以為恥其儀翼翼其貌邕

邑曳踵則輪軌不斷接武則塵迹相重其取進也每迎前以啟路其守謙也常處下而翹容其受用也旣虛中以待物其順人也亦應時而曲從是以加其絲飾廣其文繡所以表威儀光領袖宗廟祭祀非履不行揖讓周旋捨履何就易曰履者禮也吾謂斯文之不謬

增銘漢李尤文履銘曰乃製兹履文質武斌允顯明哲畀以牧身步此堤道絶彼埃塵　晉傅玄履銘曰戒之哉思履正無履邪正者吉之路邪者凶之徵

屣一

增說文曰屣鞮屬也　孟子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

屣二

增春秋後語曰魏太子擊逢文侯之師田子方於朝歌引車避下謁之子方不為禮太子因問曰富貴者驕人乎貧賤者驕人乎子方曰貧賤者驕人耳夫諸侯而驕人則失國大夫而驕人則失家富貴者安敢驕人貧賤

者行不合言不從則去之楚越若脫屣然太子不懌而去　原世說曰晉何晏為吏部尚書王弼未弱冠往見之晏即倒屣迎之　增晉書郗超曰謝玄使才雖履屣間亦得其任

屣三

增曳屣　破屣曾子曳屣而歌商頌聲滿天地　蘇軾詩曰哀哉練裠子負薪躡破屣

躡利屣　振朱屣貨殖傳曰趙女鄭姬揄長袂躡利屣　張衡西京賦曰振朱屣於舞屣也

盤樽

屣四

增皇甫倒屣 後漢書曰皇甫規有當世重望鄉人有行賄為郡守謁規規卧不起聞王符至遽倒屣而迎

原蔡邕倒屣 魏志曰王粲字仲宣山陽人蔡邕見而奇之時賓客盈坐聞粲至倒屣迎之

舉天下如釋屣 淮南子曰堯舉天下而傳之舜猶卻行而釋屣

棄妻子如脫屣 史記漢武帝曰使朕得如黄帝視棄妻子如脫屣耳

屩一

增釋名曰屩草屨也又麻曰屩木曰屐 原又曰屩蹻也出行著之蹻蹻輕便因以為名也 增炙轂子曰夏

商以草為屩　又曰菲絲為屩宫中妃嬪皆著

屩二

原春秋後語曰趙相虞卿躡屩擔簦來說孝成王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故號虞卿　增謝承後漢書曰江夏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常作一兩縷斷置不賣出行妻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恠問何所得米妻以實告勤責妻曰賣毀物欺取其直也因棄不食仕至司徒　宋書曰劉敬宣嘗夜與僚佐宴空中有投一隻

芒屩於坐墜敬宣食盤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著耳鼻間竝欲壞頃之敬宣參軍司馬道賜反爲其所害　原又曰張暢在彭城爲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孝伯至城欲與暢語孝伯曰君南土膏粱何爲著屩君而著此使將士云何暢曰膏粱之言誠爲多媿但以不武受命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　増梁書曰何點遨遊人世或乘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　又曰王筠爲臨海太守還有芒屩兩舫他物稱是爲有司所奏　唐書

曰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整肅曲環主屯作西華陽芒屩立稻中須役者退方去　又張志和本傳曰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帶棱屩每釣魚不設餌志不在魚也　又曰朱桃椎結廬山中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此居士屩也為易米茗置其處輙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屩也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屩三

增牧羊 釣魚 漢書曰卜式為郎在上林苑中布衣著屩而牧羊 下詳屩二 青耳

朱爽 唐六典曰羊車小兒引之有青耳屩 風土記曰美朱爽之輕屩爽藤也赤色緑木而長大如箭竿越人以為屩經以青芒行山便於用故越人重之

原靻屩 增樵屩 史記曰蘇秦以匹夫徒步之人靻屩贏蓋輕策萬乘之主 宋王安石詩曰樵屩没歸踵 釋享膏粱

原棄得珠玉 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遇明君遭聖主離疏釋屩而享膏粱 蜀書諸葛亮集曰棄敝屩而得珠玉

屩四

原未嘗脫屩 婁承先別傳曰自云征討嘗著戎服未嘗脫屩 往市賣屩 俗說曰劉

真長少時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芒屩以為養往市賣之時方回數出南射堂射過人無不看劉初不回顧方回異而問之答曰老母朝未得食至市貨屩不得展詣

敗屩聚道

搜神記曰元康之末太安之間江浦之域有敗屩自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千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之悉復聚矣或云貍銜而聚之世之所說屩者人之賤服而當勞辱下民之象也敗者疲敝之象也道者地理四方所以交通王命所由往來也今敗屩聚於道者象下民疲病將相聚為亂絕四方而壅王命

敗屩棄路

笑林曰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惟食慎勿問其名也後詣主人入門內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進見敗屩棄於路因復嚼殊不可咽顧伴曰且止人言不可皆信後詣貴官為設饌因相視曰故是首物且當勿食

侯景童謠

梁書曰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著芒屩荊州太子挺應著

沈眾士誚

陳書曰沈衆武帝時兼尚書監起太極殿恒穿布袍芒屩以麻繩為帶朝士咸共誚其所為

使縣吏著屩齊書曰沈瑀為餘姚令初至當吏皆鮮衣美服自彰别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悉使著芒屩粗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楚捶

使子弟著屩又曰褚彦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瓜步百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湛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竝著芒屩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湛之曰安不忘危彦回時年十餘甚有慚色

鞋一

原釋名曰鞋解也亦履屬　增說文曰鞵革生鞮也從革奚俗作鞋

鞋二

增朝野僉載曰唐鄭愔為吏部侍郎掌選貪贓有選人以百錢繫鞋帶愔問之曰當今之選非錢不行 鄴侯家傳曰唐李泌宿内院旦起有竊泌鞋送帝所帝曰鞋者諧也當為弼諧事宜諧矣 雲門問卧龍作麽生是第一機龍曰峭緊草鞋

鞋三

增竊署吏 籍領軍 朝野僉載曰鄭仁凱性貪猥為密州刺史家奴告曰鞋敝即呼公署

吏鞋新者令上樹採果俾奴竊其鞋而去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顔氏家訓曰鄴下一領軍貪甚坐事籍其家產麻鞋一屋其餘財寳不可勝言

鞋四

增麻鞋杜甫述懷曰麻鞋見天子　椶鞋黄庭堅詩曰桐帽椶鞋稱老夫　青鞋黄帽青鞋歸去來　靸鞋北夢瑣言霧是山巾子船為水靸鞋謂簟冠芒鞋

鞋五

增詩宋張安國贈黄升卿送椶鞋詩曰編椶織蒲繩作底輕涼堅密穩稱趾帝庭無復夢絲絇上客還同貺珠

屐我家江南山水窟日日行山勞屐齒感君投贈欲別時布襪青鞋從此始亨衢知子方著脚直上雲霄三萬里泰階歷畫即歸來赤舄一雙應几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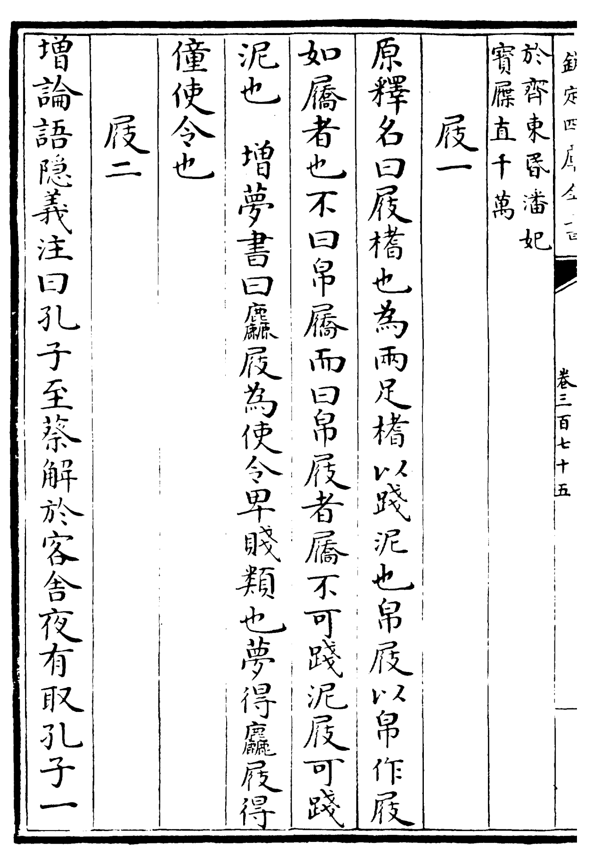
繡鞋詩曰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線情縹雲隱映籠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頻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透臙脂膩半幅淩波剪秋水莫教踏破浣溪沙濕重東風擡不起　元薩都剌詠

屧一

增釋名曰屧屨中薦也　杜甫詩曰步屧隨春風

屧二

原步屧宋書曰袁粲爲丹陽尹步屧白楊郊野間遇一士人便呼與食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聊偶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斫屧齊書曰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屧爲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握卷升屋　增林晚屧杜甫詩曰步屧深林晚　花殘又曰花殘步屧遲　原西施響屧蘇州圖經曰吳王宮中有響屧廊以楩梓板藉地西施行則有聲　江妃寶屧梁書曰臨川王宏奢侈過度後庭數百人皆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



於齊東昏潘妃寳屧直千萬

屐一

原釋名曰屐搘也為兩足搘以踐泥也帛屐以帛作屐如屩者也不曰帛屩而曰帛屐者屩不可踐泥屐可踐泥也　增夢書曰麤屐為使令卑賤類也夢得麤屐得僮使令也

屐二

增論語隱義注曰孔子至蔡解於客舍夜有取孔子一

隻屐去盜者置屐於受盜家孔子屐長一尺四寸與凡人屐異　漢書曰袁盎使吳吳王使圍守之乃力決帳直出屐行七十里　漢王褒僮約曰持斧入山斷轃裁轅若有餘材當作俎几木屐　東觀漢記曰范升奏云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戎使者三到乃肯就車脫衣解屐舁於華轂　語林曰鄭康成在馬融門下業成辭歸融心忌之康成亦疑有追乃坐橋下據屐融果逐之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而據木此必死矣遂

罷追竟以免　晉書曰宣王初欲追諸葛亮於隴中亮多置蒺藜帝使軍士三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底然後馬步俱進追至赤岸始知亮死　又曰謝安遣弟石及從子玄征苻堅所在皆克安方對客圍碁有驛書到碁畢還内過户限心喜不覺屐齒之折

又曰王述性急甞食雞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擲於地雞子圎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取置口中嚼而吐之　皇甫謐高士傳曰袁閎字夏甫汝南人

也築室於庭首不著布身無單衣足著木屐　劉欣期交州記曰趙嫗者九真軍安縣女子乳長數尺不嫁入山聚羣盜常著金擒踶屐　宋元嘉起居注曰劉禎彈廣州刺史韋朗贓有白荆屐六七十兩　宋書曰劉凝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已敗令家中覔新者償君此人後於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不肯復收　梁書曰范廣為吳興太守廣陵高爽有險薄才客於廉委以文記爽嘗有求不遂乃為屐謎以喻廉曰刺鼻不知

嚏蹋而不知瞋嚙齒作步數持此得勝人譏其不計恥辱以此取名位也　北齊書曰宗道暉學為儒宗好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輙服以謁語曰顯公鍾宋公鼓宗道暉屐李洛姬肚謂之四大　唐書曰劉乂常穿屐破衣聞韓愈接天下士步歸之　又曰崔鄲室陋霖潦則客蓋而屐

屐三

增赤袴　金齒集異記曰廣平遊方先期望見一人著赤袴褶知是鬼魅乃以刀斫之乃死良

久方變是常所著屐　李白詩　醉著　卧聽猩猩飲曰一雙金齒屐兩足白如霜

著之乃為人所擒　詩曰卧聽牆東人響屐

日行勞　無遺跡　張安國詩曰日日行

山勞屐齒　歐陽修詩曰山河昔留賞屐齒無遺跡

原祭酒學作　阮孚自蠟

杜祭酒傳曰君治家清貧窮困學作屐以資供養之費屐為實價或誤得多直輙解而還之　晉書曰祖約好財阮孚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得失有詣約者正見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簏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詣孚正見自蠟屐因歎曰未知一生當著幾兩屐神色閒暢於是勝負始分

麻姑行水

增梅姑行水　異苑曰丹陽縣故湖側有麻姑廟姑生時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　又曰丹陽縣有梅姑廟姑生有道術能著屐行水上後負道法壻怒殺之投其屍於水上乃隨波流漂至今廟處晦望之

日時見水霧中矇然有屐

屐四

原長七尺 秦記曰苻健皇始十年新平有長人見語百姓張靖曰苻氏應天受命今當太平新平令以聞健以為妖下靖獄會大雨霖河渭溢蒲津監寇登得一屐於河長七尺三寸人跡稱之指長尺餘文深一寸健歎曰覆載之中何所不有張靖所見定不虛也赦之

見雙屐 異苑曰武陵宗超之奉經好道元嘉中亡將葬猶未闔棺其從兄簡之來會葬啟蓋視之但見雙屐在棺中

挈屐而歸 華陽國志曰何隨家有竹園人盜其筍隨過行見之恐盜者驚走乃挈屐徒步而歸

著屐徐行 神仙傳曰左慈見孫討逆孫著鞭驅馬逐慈慈著木屐策杖徐步終莫能及

木屐嫁女 汝南先賢

傳曰戴良嫁女布裳木屐以備炊爨

鐵屐登城晉書曰石勒擊劉曜使人著鐵屐施釘登城

著屐出閤義熙起居注曰兼黄門郎徐應禎出為散騎著屐出省閤有司奏乃免官

著屐登山宋書曰謝靈運好山水尋山陟嶺必造幽峻巖障數十里莫不備盡登躡常著木屐上山則去其前齒下則去其後齒

又曰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

玩之訛黒虞玩之為少府猶躡屐造席高帝取屐視之訛黒釘朊蔑斷以芒接之問曰卿此屐已幾載曰初釋褐拜征北行佐買之著已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高帝咨嗟因賜以新屐不受問其故答曰公之賜恩華俱重但舊簪敝席復不可遺所不敢當帝善之

婦女漆畫風俗通曰延嘉中京師長者皆著木屐婦女始嫁作漆畫屐五色采為糸後黨事起九族俱繫婦人桎蓋木屐之象

增楚王玉屐蕭子顯齊書曰襄陽有盜發古塚傳云是

楚王塜獲玉屐玉屏風

子敬髙屐 世說曰王子敬兄弟見郄公躡屐問訊甚修外生禮及嘉賔死著髙屐儀容輕慢每命坐皆云有事不暇坐郄公慨然曰若使嘉賔不死鼠輩敢爾

原振屐見平原 孔叢子曰孔穿振方屐見平原君

荷屐詣司空 庾仲雍荆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佐遊於靈溪盛公詣市還著皂蓋布裙以杖荷屐詣桓司馬

屐五

增詩元陳樵蠟屐亭詩曰七賢老死獨南奔袖有江亭墮淚痕函夏盡為新土宇醉鄉不失舊乾坤金貂曾入丹陽市蠟屐應歸白下門惆悵黄門墓前栢不禁三度

見風塵

韈一

原說文曰韈足衣也　增釋名曰韈末也在脚末也　文子曰均為縞也或為冠則戴之或為韈則履之　文獻通考曰後漢永平二年詔五嶽四瀆山川宗廟社稷諸沾秩祠皆絳韈示其赤心奉神也　北魏崔浩女儀曰近古至日上履韈於舅姑踐長至之義　唐六典曰凡王公第一品朱韈六品至九品白韈　唐陸龜蒙雜

說曰傳曰武王罷朝而襪系絶顧左右無可使結者衛褚師呼聲子結襪而登席漢廷尉為王生結襪襪之有帶其來尚矣今獨亡之嗚呼古之制亡者十八九奚襪帶之足云　宋史輿服志曰政和議禮局上皇帝冕服之制襪羅表繒裏施勒著綦以繫之　元史輿服志曰緋羅錦襪一兩

襪二

原韓非子曰文王伐崇至鳳凰之墟而襪繫解因自結

之太公望曰何為也王曰上君與處皆其師中皆其友下盡其使也今皆先君之臣故無可使也　帝王世紀曰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襪繫解五人在前莫肯繫皆曰臣所以事君非為繫襪　左傳曰衛侯為靈臺於籍圃與諸大夫飲酒焉褚師聲子襪而登席公怒辭曰臣有疾異於人若見之君將𣪚之是以不敢注古者臣見君解襪足有創疾不敢解襪𣪚謂嘔吐　漢書曰景帝時王生者善為黄老言嘗召居廷中公卿盡會張釋之為

廷尉王生顧曰我襪解為我結襪釋之跪而結之人或讓王生獨奈何庭辱張廷尉如此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終無益於張廷尉廷尉方今天下名臣故吾聊使跪結襪欲以重之諸公聞之賢王生而重釋之　增又曰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後飽起下襪繫解帝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原東觀漢記曰和帝召諸儒魯平與侍中賈逵尚書令黄香等相難平善對事罷朝特頒賜履襪　會稽典録曰賀劭為人美容止與人交久益敬之

在官府左右莫見其洗沐坐常著襪希見其足　後漢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謹遣掾吏許尚奉絮被一雙襪一緉以通微意　增唐國史補曰韋涉有疾房太尉使子弟問之延入卧内行步悉藉茵毯房氏子弟襪而後登侍婢皆笑舉朝以韋氏貴盛房氏清儉俱為美談　瑯環記曰太真著鴛鴦竝頭蓮錦袴襪　劉賓客嘉話録曰元載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日受些子汙泥不怪也乃脱穢襪塞其口而終

北夢瑣言曰僞蜀吏部尚書韓昭多能而皆不精朝士李台瑕曰韓八座事業如拆襪線無一條長　輟耕錄曰李後主令宵娘以帛繞脚素襪舞蓮中回旋有凌雲之態　宋文與可畫篔簹谷記曰與可厭畫竹投絹曰吾將以為襪蘇軾語之曰襪材盡於子矣　秦嘉與婦徐淑書曰今奉細布襪二兩

襪三

增龍縞　鵶頭　搜神記曰巴邛人家橘園有兩大橘如三斗盎剖開每橘有二叟相對象戲一

叟曰君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龍縞襪八緉後日於青城草堂還我爾　李白詩曰履上足如霜不著鵶頭襪

原複紵　織成　獻七緉　賜三具

晉惠帝起居注曰愍懐太子賜典兵中郎將複紵襪一緉　高文惠父與文惠書曰今奉織成襪一緉　曹植賀冬表曰獻襪七緉并為襪頌　班固與竇憲牋曰將軍憐回乃賜以王躬所著𤩉瑁襪三具

增　吳妃綾羅　楊妃錦𧜀

實録曰自三代始有襪謂之角襪前後相承中心繫帶至魏文帝吳妃乃裁綾羅紬絹為之　太真外傳曰妃子死之日馬嵬村嫗得錦𧜀襪一隻每過客求一翫得百錢前後獲無數

襪四

增垢膩　杜甫詩垢膩脚不襪　凌波　李白詩盈盈漢水若可越可惜凌波步羅襪　香

塵動 陳子昂詩綠水不污衣香塵動羅襪 紅蕖豔 杜甫詩羅襪紅蕖豔 原羅襪生塵 曹植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羅襪容與 張衡南都賦曰脩袖繚繞而滿庭羅襪躡蹀而容與 增或襪而騎 李右中自邊還走馬入金光門道路安言兵至百官或襪而騎 不襪而鞋 唐臣李仁矩董璋置酒召之李辭醉不往於傳舍與娼妓飲璋怒率衙兵露刃之傳舍李惶恐不襪而鞋走庭中璋責之 青鞋布襪 杜甫詩曰吾獨何為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布襪青纏 蘇軾詩曰已辦布襪青行纏

襪五

增詩唐劉禹錫馬嵬行曰不見巖畔人空見凌波襪郵

童愛蹤跡私手解鞶結傳看十萬眼縷絶香不歇　杜
牧詠襪曰鈿尺裁量減四分纖纖玉笋裹輕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元楊維楨題楊妃襪詩
曰天寳年來窄襪留幾隨錦被暖香篝月生簾影初弦
夜水浸蓮花一瓣秋塵玷翠盤思亂滚香粘金鐙憶微
兜懸知賜浴華清日花底棚兒碧眼偷
原銘後漢崔駰襪銘曰機衡建子萬物含滋黃鍾育化
以養元基長履景福至於億年皇靈既祐祉祿來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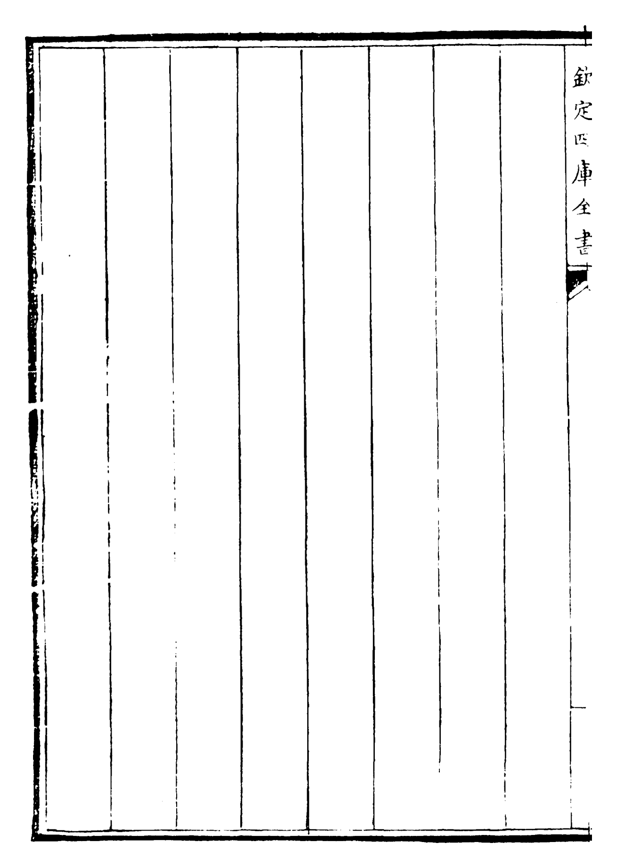
支百世子子孫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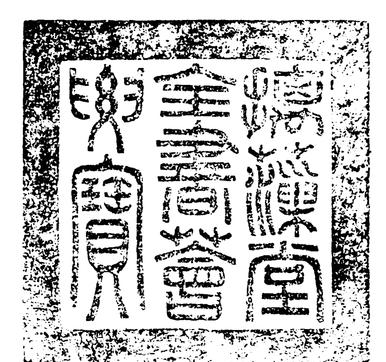
原頌魏曹植冬至獻襪頌曰玉趾既御履和蹈貞行與禄邁動以福并南闚北户西巡王城翺翔萬域聖體浮輕

謹案卷三百七十四第二十頁前四行但兩袖頓長三丈按異苑無頓字

卷三百七十五第十六頁後三行織草為之刊本織訛纖據唐書改

第三十五頁後三行舞蓮中刊本蓮訛雲據輟耕録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福清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秦在亶

謄録監生臣江軾